

歷代筆記叢刊

蓬窗日錄

〔明〕陳全之 著

蓬窗日錄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蓬窗日錄 / (明)陳全之著;顧靜標校.

—上海:上海書店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80678-956-8

I. 蓬… II. ①陳…②顧… III. ①筆記—中國—明代—選集②—中國—古代史—史料—明代 IV. K248.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121456 號

責任編輯 完顏紹元

技術編輯 吳放丁多

蓬窗日錄

[明]陳全之 著 顧靜標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

全國各地書店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4.25 字數 355,000

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78-956-8/K·154

定價 40.00 元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出版說明

《蓬窗日錄》是明人陳全之纂輯的一部史料筆記，全書共八卷，分“寰宇”、“世務”、“事紀”、“詩談”四門。《四庫全書》沒有鈔錄這部書，僅存目於子部雜家類，提要對它的介紹也極為簡略：

《蓬窗日錄》八卷，明陳全之撰。全之字粹仲，閩縣人，萬曆甲辰進士。是編分“世務”、“寰宇”、“詩談”、“事紀”四門，門各二卷。“世務”一門多可採，“寰宇”一門頗參與記陳言，“詩談”、“事紀”則更傷猥雜矣。

雖然寥寥不足百字，但其中卻犯了個很大的錯誤，即陳全之是嘉靖甲辰（二十三年，1544）進士，而非萬曆甲辰（三十二年，1604），把年代搞錯了整整六十年。

陳全之是福建閩縣人，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中舉，然後北上摘桂，二十三年傳捷。據俞汝楫《禮部志稿》的記載，他自進士入仕後，在禮部的主客、祠祭、儀制、精膳四個清吏司中都先後任過職，從主事逐漸遞陞至郎中，最後以祠祭司郎中外放知府，時間大約是在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，旋於四十三年（1564）授山西布政司右參政。這可能是陳全之所擔任的最高職務，因為在清代中期編纂的《福建通志》、《山西通志》中，都以這個職位作為他的任官所至。然而，他在這個位置上也沒有待多久，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十一月，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就由刑科都給事中趙格來擔任了（《世宗實錄》卷五六五），陳全之是陞還是降，《實錄》沒有記載，不過據他為自己晚年編纂的另一部筆記《輟輟述》所作的序得知，萬曆初年他

已經卸職閒居，以“夢宜耘叟”自號了。在清人所纂的《明史》中，不僅沒有他的傳，連他的名字都沒有出現，可見他在政壇上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治績和建樹，《千頃堂書目》錄有他包括《蓬窗日錄》在內的幾種著述，在《明史·藝文志》中也全部刪落。

陳全之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的仕宦之家，他的父親陳璽字德符，號守魯，雖然布衣終生，卻饒有詩名，《千頃堂書目》錄有他的詩文集《守魯集》八卷。在曹學佺的《石倉歷代詩選》、朱彝尊的《明詩綜》，以及清代官修的《歷代題畫詩類》等著名詩選中，都錄有他的詩作。相比較而言，陳全之的祖父陳煒稍有名氣一些，所以地方志在提到陳全之時，大多說他是陳煒的孫子，而很少說他是陳璽的兒子。在明天順間編纂的《一統志》卷七四中就有他的傳：

陳煒，閩縣人。由進士拜監察御史，彈劾不避，為權貴所忌。嘗督兩京學校，時稱得人。尋陞江西副使、按察使，威望大著，進布政使，卒。煒操履清平，學亦貫串該博，宦轍所至，一以表名賢、正風俗為首務焉。

朱謀塹的《續書史會要》還稱讚他“妙翰墨，善吟詠，片言隻字為人寶惜。聚書萬卷，披諷略無暇日，為文典重有體”。

至雍正時所纂的《福建通志》卷四三中，又有更詳細的傳：

陳煒，字文耀，閩縣人。天順庚辰進士，成化初選監察御史。煒為人風格峻整而正直寬平，在臺中號敢言，錦衣指揮使門達自英宗時恃寵干政，屢起大獄，煒疏其奸狀，投達嶺表，中外快之。南給事中王徽因論大學士劉吉外遷，煒又特疏論救，憲宗意稍釋。由是煒直聲大震，奉命按南畿，改督學北畿。遷江西副使，俗素喜訟，煒屢折疑獄，明允得情，赴煒訴者人人自以為不冤。盜越獄，同僚以守卒故縱，坐死者二十七人，煒不可，竟從減論。弋陽、樂平二邑人爭陂久不決，煒為權其利，樂平民得決水溉田萬餘畝而代弋陽輸賦若干

石，二邑人咸便之。歷浙江左布政，卒於官。

在《蓬窗日錄》卷六“事紀二”的卷末，還錄有陳煒“以北畿督學御史轉副憲江右，修復白鹿洞書院，聘白沙陳先生爲教主，與羅一峰、張東白、陳克庵諸名公唱明道學”的往來翰墨若干件。

陳全之有兩個兒子邦范、邦涑，都沒有進過學，大概這個書香家族到這一代已經式微，不過陳全之在晚年納有一妾鄭氏，雍正《福建通志》卷五四中倒有其記載：

閩縣參政陳全之妾，生子邦涑，夫卒，撫孤成立。涑又卒，偕婦林氏孀守數十年，育孫國楫，孫婦林氏又寡，遺孤世任。一門三寡，並以節著。

陳全之的家世、經歷，對於我們瞭解和閱讀《蓬窗日錄》，應該是不無裨益的。陳全之的進士同年朱繪在《蓬窗日錄》的序中曾說：“余晚得恥庵先生（陳煒）遺事而知陳錄（《蓬窗日錄》）之所由來矣。”

《蓬窗日錄》和明代許多雜記瑣聞類筆記一樣，並不出於自己的手筆，而是雜鈔諸書而成。後人對於這類雜鈔而成的筆記，一般不大重視，認爲其不外陳陳相因，假如被鈔的典籍大都留存，則更加不入眼了。其實，古人之鈔書並非全是要剿襲他人而爲己作，乃因得書不易而爲之。我國的印刷技術雖然號稱發達，但在晚清石印、鉛印技術輸入之前，比較流通的書籍，除了正經正史和一些流行的名家詩文集外，主要是實用類的圖書，如試帖、曆本、醫方及曲本、小說等等。正史《藝文志》中著錄的四部典籍，大部分是一般人難以入手的。古代又沒有公共圖書館，所以一般文人只能通過鈔書（或全鈔，或摘鈔）來爲自己積累材料。明代相對離今天比較近一些，而且刻印的條件又比較便利，所以有一部分這樣的筆記被刻成書，流傳了下來。其實，唐、宋時這樣的個人筆記未必少，只是時間久遠，又沒有刻印的條件而流傳不下來而已。其次，同樣是鈔書，鈔什麼，怎樣鈔，對所鈔材料的態度如何，不同

的時代和不同的人是不一樣的，假如我們把它們作為一種社會、思想的文本來觀察，也許可以從中獲得許多獨特的史料。因此個人認為，雜鈔而成的筆記亦有其研究和整理的價值，未可一概忽略。

據陳全之在《蓬窗日錄》的跋中說，他的這部筆記大致編纂於嘉靖庚子（十九年，1540）至辛亥（三十年，1551）這十年間，“辛亥官南宮刪其稿，庚申轉蘆滄重訂之”。從其所立的四個門類來看，比較偏重世務經濟，當與陳全之本人出仕入世的志向有關，朱繪在本書的序中說，當時朝政“以聽采擇者，不過曰國勢、曰士風、曰紀綱、曰宗藩、曰士馬、曰食貨、曰南之倭北之胡，與時低昂大都止於此矣，茲錄有不備乎”，雖不免有恭維之處，亦大體如此，《蓬窗日錄》現在還值得一讀之處恐怕也正在這些地方。清中期編修《四庫全書》時，《蓬窗日錄》由浙江、福建等處呈送，經審核後被列為抽毀書，據《抽毀書目》說：“書內‘寰宇’等篇雖泛論邊事，而議論多極駁雜，應請抽毀。”不過在雍正《福建通志》卷三六在提到《蓬窗日錄》時曾說它“談九邊阨塞甚悉”，後來的《四庫》提要只是說“‘世務’一門多可採”，不再突出這一點，其中的心態頗可玩味。今天再來看其中涉及邊事的內容，不僅“談九邊阨塞甚悉”為統治者所不願見，且其中隨處觸目的“夷”、“虜”等字樣也是很犯忌諱的，所謂的“議論多極駁雜”多半針對着這些而來的，後來的提要將《抽毀書目》的“駁雜”改為“猥雜”，一字之易，在沒有接觸過這部書的人看來，它的品位顯然又下了一檔。從其所鈔的典籍來源分析，前三門除方志和史書外，有相當部分很可能出於當時的邸報和傳鈔，例如在卷二“寰宇二”中所鈔的翁萬達《河套議》，經查核節鈔自翁萬達的《復河套議》，然與陳子龍《明經世文編》卷二二五、黃宗羲《明文海》卷八二所錄者顯非出同源，如首句“智者之圖事也，揆理以立本，審勢以達用”，《明經世文編》、《明文海》所錄均作“智者必待時以舉事，君子不昧勢以圖功”，陳全之應該是

據當時所見者鈔錄，後來收入文集者當有刪潤。“詩談”一門，雖然《四庫》提要認為“更傷猥雜”，但經核對來源，發現往往雜有可能是陳全之附加的簡短評語，這對於研究當時以及陳全之本人的文學趣向，也是值得注意的材料。

《蓬窗日錄》的鈔書比較隨意，在刻印時又沒有很好的校核，所以錯訛很多，如果不加整理有些段落很難卒讀，但其中仍然有一些可以用來校核現存典籍的地方。例如，在卷一鈔自張華《博物志》的一條材料中有“吳，左洞庭、右彭蠡，後濱長江，南至豫章，水界險阻之國也”，其中“水界”在傳本《博物志》中作“水戒”，范寧《博物志校證》（中華書局1980年版）謂：“‘戒’當作‘界’，戒、界聲近而誤。”由此可以印證《校證》的判斷是正確的，而且還提供了一個版本依據。又如卷五有一條鈔自楊慎《丹鉛續錄》：

慕容德乘高享燕，顧謂尚書魯邃曰：“齊魯固多君子，當昔全盛之世，梓慎、巴生、淳于、二鄒之徒，蔭修簷，臨清沼，恣飛馬之雄辭，奮談天之逸辯，指麾則紅紫成章，俛仰則丘陵生韻。至於今日，荒草頽墓，氣消煙滅，永言千載，能不依然。”德本北裔戎馬之梟，其言若茲，亦佳虜也。

其中慕容德對尚書魯邃所說的話出於《晉書·慕容德載記》， “梓慎”二字《晉書》作“接慎”，標點本還把它中間點開，成為兩個人，而《蓬窗日錄》、《丹鉛續錄》均作“梓慎”，且鄭樵《通志》卷一九二“載記第七”和百卷本《十六國春秋》卷六三“南燕錄一”也同樣作“梓慎”。由此回過頭來推敲《晉書》的“接、慎”，只能是指接子和慎到，他們雖然都是稷下學者，《鹽鐵論》也將他們兩人並稱，但接子是齊人，慎到則是趙人（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），說他是“齊魯君子”似乎有點勉強，而“梓慎”則是大名鼎鼎的魯人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在歷舉術數方面的名人時就說“魯有梓慎”，再看《晉書》這段話的文例，都是兩個字一組，也不容把它斷成兩個人。由此可見，史書的校核，除了本校之外，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注意他

校資料，即使這些資料的時代並不算早，而且它們自身也還存在着種種問題（百卷本《十六國春秋》出於明人僞托）。

《蓬窗日錄》有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刻本，上海書店出版社在1985年曾將其影印出版過，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續修四庫全書》中收入的也是這個版本。這個本子是陳全之在任山西布政司右參政時刻的，據他自己的跋說，他在到山西任職時隨身攜帶着這本筆記：“甲子夏五巡歷三關，至寧武，出此以證邊徼，若有符合，吳君節推（太原府推官吳一琴）見而讀之，乙丑仲春來告云：‘祁尹（祁縣知縣）岳木已鉅於梓，不肖業已乞言于後庵朱先生（陳全之的進士同年朱繪，時任吏科給事中）序之矣。’”話雖是這樣說，但由自己的兩個下屬積極張羅刻書，似脫不了本人授意、下官逢迎之嫌。由於這個本子比較易得，所以此次整理就用來作為工作底本。據查，《蓬窗日錄》還有一個萬曆刻本，是陳全之去世後由他的兒子陳邦范在家鄉翻刻的，因為不容易入手，且考慮到僅僅是翻刻，文字上未必更佳，所以沒有用來對校。陳全之晚年還纂輯過一本名叫《輟輟述》的筆記，雖然卷數有四卷，但字數大約只及《蓬窗日錄》的五分之一，其中還有一些與《蓬窗日錄》重複的內容，所以就沒有一併整理，好在它也被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不難見到。

這次整理的重點有兩個，一個是查找書中鈔錄材料的文獻源，並根據本人的判斷，給予不同的斷語以顯示其直接或間接的來源，或資料線索。這件工作有相當的難度，且不说找不到出處的材料，即使是找到出處的材料，也很難肯定就是陳全之據以鈔錄的文獻源。至於有些比較普通的材料，尤其是卷七、卷八中引錄的詩詞，有的只有作者、標題和文句，反而不容易判斷其確切的出處（如卷七所錄的章碣焚書坑詩，卷八所錄的“縣古槐根出，官清馬骨高”）。但有兩個線索有助於判斷，一是材料中的錯訛，例如卷一中有一條述夷蠻戎狄的種類，其中說：

夷者觥也，其類九，畎夷、于夷、方夷、黃夷、白夷、赤夷、玄夷、風夷。

按這條材料見於《後漢書·東夷傳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〇引《竹書紀年》、李石《續博物志》卷五等多種典籍，但謂夷有九類而歷數缺一，正與《續博物志》卷五同，因此初步判斷是根據《續博物志》鈔錄的。

又如卷七中有一條云：

白樂天絕句云：“試問池臺主，多爲將相官。終身不曾到，惟展畫圖看。”此言富貴之人當知止足之義，而勿爲身後之悔也。

按白居易的這首詩引用者很多，但所見材料中唯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續集卷六所錄題作“絕句”且末句作“惟展畫圖看”，故初步判斷鈔自該書。

另一個線索是，在書中的一些地方明顯出現集中鈔自某個文獻源的現象，在這個集中區域內，如果沒有其他足以否定的依據，且又在這個文獻源中找到了材料的出處，則基本可以斷定也出於這個文獻源。儘管如此，還是有許多材料沒有找到出處或線索（有的可能因爲本人閱書有限或粗心而沒有查出），即使找到的，也只能說是可能，真正能確定的並不很多。整理的另一個重點是根據直接或間接的文獻資料，盡可能糾正文字錯誤，《蓬窗日錄》的鈔錄和刻版都有粗略的地方，有個別地方由於找不到來源或參考材料，儘管覺得有誤或讀不通，也只能照現有的字面依舊存疑。這兩個方面還存在的問題，希望讀者在閱讀中如有所得，能不吝賜教，以便有再版的機會能加以糾正。

顧 靜

於滬上萬卷千碟齋

蓬窗日錄序

津南陳公參晉藩之明年，政既成，乃出其所著《蓬窗日錄》者視諸太原吳侯，侯請而刻諸祁，乃問序于後庵朱氏。朱氏讀之，罔不章章稱快也，曰：錄也爲世道計也，其可傳也夫。錄凡爲目者四，雖述作罔專，細大不擇，要其指于治理爲詳，茲不他論，論治。序曰：稽諸往牒，君臣道合，必敷奏以考功，擬議以盡變。計定而往，善也；百計而百全，善之善也。故立功、立言，哲人尚焉。然士絀于時者每每十五，此其故何哉？嗟！難言矣。非獨世之過也，亦夫人之不善用世焉爾。是故負士名者亡治具亡功，有具矣而弗遇亡功，具而遇矣，不善用與用而不終者亦竟亡功。嗚呼！此古之治日所以常少也。當今聖神御宇久，道蒸蒸，海內稱極治矣，百司受成，安所裨益，然少有計畫，以聽采擇者，不過曰國勢、曰士風、曰紀綱、曰宗藩、曰士馬、曰食貨、曰南之倭北之胡，與時低昂大都止于此矣，茲錄有不備乎？又皆本天時、括地勢，推人情、物理以盡其變，雖九州異宜諳若指掌，蓋說治莫辯乎錄矣，故曰“錄也爲世道計也”，即古人奚讓焉。是故通達類賈傳，知幾守正類陸敬輿，雖辨別利病，又巽言而有矜心，即杜牧氏不逮也。夫杜言誠中，然激亢難投，卒其說廢格矣。洛陽奇才而不售，或有不當帝心者乎，未必絳、灌諸言之易也。唯陸爲王佐亡論，今陳公負偉望，且習熟當世之故，若此行將服大政以奉明主，則振聲一代者豈後陸宣哉？吾且撰王褒之頌矣。然非謾也，吾嘗反復錄中語，唯陳公獨持存省正論，又指評諸儒不爽，至於論文，雖獻吉諸人亦當首

肯，信匪通儒不能也，余言豈謾哉？然陳公語又曰“人臣當頤養忠厚，保合太和”，乃其指益要妙矣。仁愛恢恢，殆長者以善養人，術不在多也，余竊心慕焉。或問錄以詩終，蓋溫柔敦厚，二《南》所以獨盛也，今顧求治于性情，乃益信陳公長者，必有深念也。後庵氏曰：余晚得恥庵先生遺事而知陳錄之所由來矣。夫大河東下，且遍域中，然履九派者慕崑崙，珠淵玉璞有自哉，是故君子論世也。

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秋七月朔日賜進士出身吏科給事中山西朱繪序。

目 錄

序	1
卷一 寰宇一	1
九州 山脉 水源 北直隸 南直隸淮南重鎮附 山東 山西 陝西 河南 四川 湖廣 江 西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夷	
卷二 寰宇二	65
京後 長城地里附 大寧 邊關圖說 邊土 宣 府大同 上谷今宣府 興和 豐州 東勝 垣 塹審三險議 三受降城 河套議 寧夏 哈密 議 安定 黃河源九曲附 通遠 日本考略規制 附 朝鮮 安南貢路附 西南夷	
卷三 世務一	123
星度 日食 戶口 建都 畿輔屏蔽武備附 京畿水利 京營 藩鎮疆域 邊屯軍費 鹽課 黃河入海 漕河規漕官附 海運論 海運緣 革 新河故道	
卷四 世務二	174
季札 黃池 衛兵之弊 議處武臣 會計錄	

清軍之弊 弭盜 固本 虜情論 北伐論 明
 法用間 徙戎 京邊軍 應援 募民實邊 邊
 郡內郡說 宿衛 井牧 驛傳 海防 信史
 宗給 皇莊 宗廟 釋奠 宗法 鎮守 馬政
 土兵 兵禮 文章 義士 任人 佐君 守
 令 承教

卷五	事紀一		221
卷六	事紀二		286
卷七	詩談一		325
卷八	詩談二		394
後語			443

蓬窗日錄卷之一

寰宇一

九州

《周禮》：職方氏掌天下之圖，以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國、都鄙、四夷、八蠻、七閩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，與其財用、九穀、六畜之數要，周知其利害，乃辨九州之國，使同貫利。東南曰揚州，其山鎮曰會稽在今浙江會稽縣，其澤藪曰具區，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，其利金、錫、竹箭，其民二男五女，其畜宜鳥獸，其穀宜稻。正南曰荊州，其山鎮曰衡山在今湖廣衡山縣，其澤藪曰雲夢，其川江、漢，其浸潁、湛，^[1]其利丹、銀、齒、革，其民一男二女，其畜宜鳥獸，其穀宜稻。河南曰豫州，其山鎮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，其澤藪曰圃田，其川滎、洛，^[2]其浸波、滎，其利林、漆、絲、枲，^[3]其民二男三女，其畜宜六擾，其穀宜五種。正東曰青州，其山鎮曰沂山在今山東臨朐縣，其澤藪曰望諸，^[4]其川淮、泗，其浸沂、沐，其利蒲、魚，其民二男二女，其畜宜雞、狗，其穀宜稻、麥。河東曰兗州，其山鎮曰岱山即泰山，在今泰安州，其澤藪曰大野，其川河、洸，其浸盧、維，其利蒲、魚，其民二男三女，其畜宜六擾，其穀宜四種。正西曰雍州，其山鎮曰嶽山即吳嶽，在今陝西隴川，其澤藪曰弦蒲，其川涇、汭，其浸渭、洛，其利玉、石，其民三男二女，其畜宜牛、羊，其穀宜黍、稷。東北曰

幽州，其山鎮曰醫無閭在今遼東廣寧衛，其澤藪曰奚養，其川河、洙，其浸菑、時，其利魚、鹽，其民一男三女，其畜宜四擾，其穀宜三種。河內曰冀州，其山鎮曰霍山在今山西霍州，其澤藪曰楊紆，其川漳，其浸汾、潞，其利松、柏，其民五男三女，其畜宜牛、羊，其穀宜黍、稷。正北曰并州，其山鎮曰恒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，其澤藪曰昭餘祁，其川虔池、嘔夷，其浸涑、易，其利布、帛，其民二男三女，其畜宜五擾，其穀宜五種。

言山鎮者是概言九州之山鎮也，不言徐州，疑併入於青；不言梁州，疑併入於雍、豫也。《詩·嵩高》註以南嶽爲霍山，《職方》以爲衡山，葉氏曰：“漢元封五年巡南郡，禮天柱山《一統志》衡山有天柱峰，六安州有霍山，一名衡山，一名天柱，即漢武帝所封，號曰南嶽。”是以衡山神遠移於霍山也，^[5]以爲一山兩名者失之。《王制》有恒山、衡山而不言太華、嵩山，以南北所至山而言；《舜典》有四嶽而不言中嶽，以巡守所至四方而言。泰山爲東嶽，華山爲西嶽，恒山爲北嶽，衡山爲南嶽，嵩高爲中嶽，蓋《禹貢》之方外也，《職方》不言嵩高，周在五嶽之外，以雍之吳山爲嶽山，皆有不同。五代失河北之地，至宋未能混一，北爲契丹所有，乃以真定府曲陽縣之恒山爲北嶽。國初定鼎金陵，祀典肇以泰山爲東嶽、沂山爲東鎮，衡山爲南嶽、會稽山爲南鎮，華山爲西嶽、吳山爲西鎮，真定之恒山爲北嶽、醫巫閭山爲北鎮，嵩山爲中嶽、霍州之霍山爲中鎮。後遷都北平，則真定在其南，故仍以山西大同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嶽，其餘嶽鎮皆如舊云。

【按】此條襲自徐問《讀書劄記》卷二，然此說亦非徐氏始發，葉時《禮經會元》卷四下“地理”已有此論，唯“五代失河北之地”以下乃徐氏所增，其行文中所引“葉氏曰”，當即葉時《禮經會元》。

堯別九州，舜爲十一。